

十年前的那场浩劫,让很多人惊慌失措地逃离了纽约。对很多离开纽约的人来说,浓烟笼罩的天空、失踪者的照片、头顶上空盘旋的直升机,这些都是纽约生活的最后记忆片段。他们在纽约的生活不可逆转地发生了改变。10年后,一些离开纽约的人说,他们现在安定了下来,生活幸福,但对他们离开的那座城市有着深厚的感情,还有一丝遗憾。

逃离的纽约人,你在他乡还好吗?

死里逃生后,他带着全家搬去了费城

今年10岁的卢克和7岁的本长大的地方距离世贸双子塔倒塌之地很远,那里地处费城郊区,有电车和殖民地风格房屋,风景如画。9·11恐怖袭击后不到一年,他们的父母举家搬离了纽约,但家里的所有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意识中都依然铭刻着那一天。

2001年9月11日,一架飞机撞上世界贸易中心北塔,当时瓦恰是一名律师,供职于位于该楼50多层、当时名为“Sidley Austin Brown & Wood LLP”的公司。他仍然清楚记得自己跑下楼梯逃出大楼时救援人员往反方向跑的情景。

当晚,带着刚刚出生五个星期的卢克,还有大楼倒塌过程中渗进他们布鲁克林公寓的灰尘,他们驱车前往瓦恰妻子的祖母在纽约北郊的房子。

夫妇俩都不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瓦恰说,即使没有发生此事,他们可能也会离开,只不过可能不会那么早就离开。瓦恰说,纽约的日子过得太难了。

到第二年7月份,他们已经离开纽约,先是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地区住下,后来又在费城西边的住宅区落脚。他们很喜欢那里,只是瓦恰的妻子怀念那种走五分钟就能吃到油酥面团和意大利饺子的日子。

每年9月11日,她看着卢克,就想起那些没有父亲的孩子;看着本,就想起那些因为父亲没有活下来所以没有出生的孩子。她说,有新闻报道传来的时候,她还是会哭起来。

38岁的瓦恰夫人正在攻读社会工作学位。她相信,卢克用积木再现父亲当初所在的大楼、推倒、然后又重新建起,“会让他在听到那些让我们真的无法承受的事件时,仍然有一种安全感和控制感”。

瓦恰太太说,离开看起来是明智的选择,我记得人们都在说,“我们不能害怕,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但当你自己的另一半死里逃生后……我就是感觉不安全。”

纽约不适合婴儿,他和家人去了佛罗里达

马克·施瓦兹搬到了佛罗里达的坦帕。袭击发生后没几天,施瓦兹就和家人坐上一列火车去了佛罗里达。他们在那里有了一套度假别墅。不到一年,他们就放弃了在曼哈顿的公寓。他说,他们觉得纽约暂时不适合他们带着一个婴儿居住。

儿子考尔德现在10岁,在坦帕上五年级。考尔德经常去纽约,很喜欢这座城市。

施瓦兹说:“我说,上大学的时候你就去纽约上大学;他说,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起回去了。”

现年53岁的马克·施瓦兹说,纽约在我的心里,它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地方。这位鞋类设计师、画家在目睹世贸双子塔被摧毁之后,和妻儿搬到了佛罗里达的坦帕。他经常回纽约看看。上周他回纽约时说,“我很难过不能一直呆在这里,因为这座城市感觉就是你的一部分,我在佛罗里达感觉无法100%地融入。”



马克·施瓦兹搬到了佛罗里达的坦帕

离开纽约者的原因各不相同,但离开的决定常常源于9·11事件后感受到的切肤之痛、当时纽约市的一片混乱,以及对纽约可能再次成为袭击目标的担忧。有些人有小孩,认为举家搬离纽约是保护孩子的最好方法。有些人说,他们在9·11事件前就已经考虑离开纽约了,恐怖袭击使他们最终下了决心。

承受不住悲伤,她放弃纽约梦迁往加州

智库城市未来中心执行董事乔纳森·鲍尔斯说,在恐怖袭击后,在美国出生的居民搬离的人数激增。该智库研究非移民搬离纽约的现象。不过,他说,人数不如预计的那么惊人。

鲍尔斯说,“我很吃惊真正离开纽约的人非常少,而且纽约可能成为对年轻专业人士更有吸引力的目的地。”

纽约是玛雅·埃尔默的目标。她在加州北部长大,2000年从波士顿大学毕业,随后移居纽约。

如今33岁的埃尔默说,我喜欢纽约的活力,你想要任何东西,在纽约花钱就能得到。

但她说,袭击事件过后,她感

到承受不住的悲伤。看到人们寻找失踪的父母和孩子,她觉得受不了。因为这种焦虑,当时的男友、后来和她结婚的彼得·伊斯特莱克必须陪伴她去地铁站。

她说,“突然之间,这座城市我所喜欢的各个方面在我看来都是那么吓人;到现在我仍然很愤怒,因为我是那么热爱纽约。”

伊斯特莱克放弃了在曼哈顿开设一家葡萄酒商店的计划。第二年2月,他和埃尔默的父母一起开始在加州生活。现在他们住在奥克兰,拥有三家葡萄酒商店,生了一个男孩。

离开纽约无法适应,他又搬回了纽约

并非每个人都能适应离开纽约后的生活。纽约市退休消防员布赖恩·罗克维奇于2003年搬到了纽约州北部一个有5000居民的小城。他在9·11事件中参与了紧急救援,之后退休并获得了残疾津贴。他说,他搬离纽约是为了静下心。他建了一座房子,开了一家餐馆。但一年前,他和妻儿回到了纽约长岛。

现年42岁的罗克维奇说,那个城镇太小了。综合

9·11让他们共命运

他们素不相识,他们本该命运迥异,但是10年前的那场浩劫,却让他们在之后的10年里有着相似的经历。

9·11让他们都成了军人

2001年9月11日,17岁的史蒂夫·乔里圭是费城的一名高中生,他已于一年前入伍参加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国民警卫队。2001年9月11日,德里查·日耳曼也是17岁,是华盛顿的一名高中生,没有参军。他们本来会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9·11让他们都成为了军人,走上了为国效力的道路。



史蒂夫·乔里圭:

2001年,我是一名高中生,我接受了9个星期的军训,因为我加入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国民警卫队。

9月11日早上,我坐在教室里,老师晚来了几分钟,他一走进教室就告诉我们纽约的飞机撞上了建筑物。下课后,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这不是事故,是战争。”午饭时学校贴出了停课通知。我回到家里赶紧给部队长官打电话,他让我稍安勿躁,称如果接到征召命令,他会给我打电话的。



德里查·日耳曼:

2001年,我是华盛顿特区的一名高中生,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去上课,当我课间换教室时,突然有人大叫:“五角大楼被人炸了!”我一开始以为他们疯了,但随即在电视上看到了纽约世贸中心遇袭的画面。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哥伦比亚特区所有的学校都被疏散了。

当时,我正在犹豫要不要参军,发生这件事后,我毫不犹豫地入了伍,现在,我已经在部队服役将近9年了。

9·11让她们都失去了亲人

2001年9月13日,纽约消防队中校查尔斯·马吉奥塔在世贸双塔遭遇袭击后执行救援任务,不幸殉职,而杰夫·库姆斯则是被劫持飞机上的一名乘客。10年后,查尔斯·马吉奥塔的女儿诺玛·基恩·马吉奥塔和杰夫·库姆斯的遗孀克里斯蒂·库姆斯共同回忆了失去的亲人。



诺玛·基恩·马吉奥塔:

我的父亲仍然是我心目中的英雄。2001年,我只有13岁,知道父亲遇难的消息后,我的心沉了下去。他看着我长大的,他应该看着我中学毕业、大学毕业。那天他已经下班了,在回家的路上看到第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大楼,他赶紧给我奶奶打了个电话就往现场赶,谁知道,那是家里人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10年了,我始终觉得他还陪在我身边。



克里斯蒂·库姆斯:

那天早上从新闻里看到了飞机撞上海世大厦的消息,天哪,杰夫不正在那架航班上吗?我的心沉了下去……这时杰夫的心沉了下去……证实了杰夫遇难的消息,他说,他一大早就被女朋友吵醒,女朋友告诉他世贸大厦被飞机撞了,是他叔叔乘坐的航班。这10年来,我每天都生活在对杰夫的思念中,那个电话就像是昨天接的。

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